

中国西南乡村教师

中国西南乡村教师

向思宇 著

作家出版社



长篇报告文学

中国
西南乡村教师

向思宇——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西南乡村教师 / 向思宇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063-7359-3

I. ①中… II. ①向… III. ①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63367号

中国西南乡村教师

作 者: 向思宇

责任编辑: 方 彘

装帧设计: 孙惟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54千

印 张: 18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359-3

定 价: 2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序 光芒与飘零	1
第一章 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铧犁”	5
第二章 代课教师的前世今生	17
第三章 柏格理精神的传承者	26
/ 聆听过柏格理讲课的苗族后裔	28
/ 代课教师兼村支书	39
第四章 最是疼爱孩子的心	46
第五章 生命之水“天上”来	63
第六章 回荡在山涧的村小铃声	75
第七章 大巴山里的教书匠	92
/ 通江“柏”	94
/ 南江“梅”	103
第八章 星星点灯	114
第九章 怒江两岸萧条了的桐子花	132

第十章	那山那路那溜索	149
第十一章	伟岸的塑像与穿越时空的碑文	178
第十二章	“代转公”，一个世纪性的话题	197
	/ 最后一道“证明题”“假证门”及其他	197
	/ 业内热议“代转公”	208
	/ 解决方案：特岗教师与重庆模式？	219
第十三章	四川民办教师之痒	227
	/ 从幼儿园到村镇小学	229
	/ 是学校，也是孤儿院	241
	/ 乡村“桃李”的守望者	246
	/ 入选中国民办教育百强学校及填补中国当代教育史空白	258
写在结尾	“第三次承诺”与兑现	269
	跋	283

序

—

光芒与飘零

——中国西南乡村教育的真相

李炳银

—

中国教育的嬗变是始终牵动着每一个充满爱与理想的中国人心的对象。尽管人们存在着海拔与地理方位的天生差异，但并不妨碍我们有话可说，有爱可传，有责任和义务可以担当。

向思宇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西南乡村教师》，即为一种义不容辞、勇于担当、跋山涉水、深入采写的自觉教育担当与呼告。对于向思宇，一个中国转型期中自觉肩负起中国乡村教育使命与理想的作家，我们同样有话可说。

先说作品。

这部作品锁定云、贵、川三省的中国教育状况。云南，既是一个多山的省，又是全国少数民族聚集最多（二十五个）的省，同时又有西南边陲之称。而地处云南怒江州最西面的独龙江乡，则是这个边陲的边陲。从版图学的意义上讲，边陲与边缘化几乎同义。贵州则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山地省。贵州西部的石门坎，20世纪初，因为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的来到从而成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族小学；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在中国首次倡导和实践汉语与苗语双语教学；开中国近代男女同校先河……地处四

川东部的巴中，兼具红色根据地和伟大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故乡的双重意义。历史行进到今天，这些相距千里、情同隔世的云、贵、川山区乡村的教育现状，深深吸引着作者和关注乡村教育的人前往探寻……

作者探寻的路从巴中开始。

巴蜀地区的蜀地是享誉天下的天府之国，巴地则是四川东部嘉陵江东岸地区层出不穷的崇山峻岭。大巴山就是这个地区统一的称谓。这里的每一个乡村教师（包括代课教师），与云贵高原天高皇帝远的乡村教师一样，都是中国社会边远乡村步步变化发展的见证者、经历者。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孩子，一方面表现为这些民办教师赖以生存的宝贵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却也是未来中国这些乡村、社会、家庭发展的真正主宰。然而，种种现实，无论先天还是后天，仿佛都不可避免地让这些地区的教育双方，日日夜夜感受着客观与主观的酸楚和无奈。即便如此却不乏昂然奋进的生存现实，最早见诸作者撰写的另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最后的代课教师》（与巴中教师马胜驹合作）。但以大巴山里的代课教师生存状况折射中国当代乡村教育现状的向思宇意犹未尽，进而催生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于2011年经四川省作家协会审议通过，上报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选题获得通过的《中国代课教师手记》（即现在出版的这部《中国西南乡村教师》）便是更深层次思考的结果。

2011年10月初，向思宇在做足案头工作以及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储备后，踏上了自费前往云贵高原探寻当代中国乡村教育的漫漫征程……

历时三年，东南西北很大空间跨度的行走，经春夏秋冬、日晒雨淋、蚊虫叮咬、失望与希望并存的洗礼和考验，以及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意念支撑与使命召唤……终于有了这样一部极具现场感的真实教育手记——一部翔实记录西南三省“老少边穷”乡村教育现状的力作。作品客观反映了中国教育在底层边沿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真相，同时构建了整个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不可抹杀与替代的边区教育和社会变迁的图景。正是有了这样一段冷落悲壮的现实和历史，中国教育才走上了义务教育的发展道路。然而，在这条崭新却

并不坦荡的路上，也出现了让人伤痛的遗失与疏忽，最终造成这部作品中主角人物的揪心刻骨的惨淡境遇。

即便是这样，在中国西南这片古老丰盈且多彩的山川大地上，依然火种般闪亮着解放以来乡村教师身心的光芒。太多太多故乡情怀的坚守和对光明就要到来的期待，共同促使着作品中的每一个乡村教师，降低个人生存与家庭阔步的最低要求，一往无前地走上了这一条不乏神圣、却尽显崎岖的中国底层社会的教育之路。其教育的结果正如文中所述，与密密分布在简陋教室四周的梯田收获一样，除了极少数幸运的孩子之外，大都呈现出无可责备的干瘪瘦弱与凄凉惨淡……面对恍若隔世的这一系列情景，一方面为西南边远贫困山区一代代的乡下孩子的命运和人生捏出一把汗来，另一方面也为这些半农半师的乡村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叹惋惆怅！学生孩子是无辜的，农民教师也是无辜的，他们都是中国大地的悬崖峭壁上，那一株株临风摇曳的顽强的野蔷薇，芬芳着自己的芬芳，飘零着自己的飘零……

所幸的是，这样层出不穷的野蔷薇，正在被国家之手与上帝之手渐渐抚摸安慰，也正在被迁植移栽，与国家教育百花园里的玫瑰、牡丹、百合花一样，沐浴着天光的寂静与雨露的温润。这，也正是报告文学作家向思宇们所崇尚和祈愿的。

再说一说作者。

与向思宇见面，是2011年秋天他来北京领取新世纪第五届北京文学奖，其获奖作品也是报告文学（《筑巢——汶川大地震破碎家庭重组纪实》）。颁奖间隙，我以编辑和评委的双重身份充分肯定了他的获奖作品，同时送给他一本我主编的刚刚出刊的《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并约请他为杂志撰写新的报告文学。交谈中，得知向思宇业余采写报告文学很有些年头了。选题多是民众普遍关心的话题，诸如教育、医疗、环保、食品安全等。一句话，向思宇的眼光瞄准的多是底层社会的芸芸众生，思考的是普通百姓生存的命运，进而折射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变化，对此我深以为然。其实，在我认识向思宇之前，另外一名报告文学作家，《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

兼执行主编杨晓升，就曾撰文评价向思宇为“巴蜀大地上的社会良心”（《文艺报》2009年10月24日）。足见向思宇的品性与品行之深远、之赤诚。

难得的是，向思宇作为一个从事金融行业的工作人员，却淡出了世俗的围困，密切关注中国大地剧烈变迁过程中的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的矛盾与和谐的变奏，密切关注那些被主流社会边缘化了的角落人群，密切关注被那些钟情于商业和市场的文人遗漏的乡村教育的传播者……长篇报告文学（《中国西南乡村教师》）正是这种深度关注的必然产品。可以说，这样一部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作品不仅忠实记录了当代乡村教育薪火相传的传播者们的生存状况，同时也印证了作者向思宇是一位生命有光、心中有梦、勇于担当的作家。进而言之，向思宇以自己的跨省行走和极具感染力与震撼力的作品，再次证实了杨晓升先生对其评价的“巴蜀大地上的社会良心”所言不虚，且已超出其“巴蜀”的范畴，从而进入“中国大地上的社会良心”的方阵……

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内心都装满了对祖国的浓浓爱意，以及谁也无法剥夺和动摇的一个中国人坚守理想高贵的书写。由此，让我们向这部作品和书写出这部作品的作家道一声诚挚的谢意与感激！

（李炳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

第一章 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铍犁”

在贵州，在铜仁地区，德江县煎茶镇新场村都是个毫不起眼的小山村。有一天，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山村突然来了好多人，这么多人的到来让偏僻闭塞的山村一下子喧嚣，不，是悲痛起来，那一刻，整个山村陷入了一场空前的悲痛，悲痛来自一个教书二十一年积劳成疾去世的代课教师。

这一天是2010年4月18日，因病去世的代课教师叫周明道。

几天后，举行了追悼会。周老师教过的学生，近在本地的来了，远在贵阳等地的也来了。青岛海洋大学支教团的代表，煎茶镇教办的领导……

追悼会上，六年级学生杨丽，在泣不成声地念着写给周老师的悼词。

杨丽在悼词中说，每当听见周老师用木棒敲击铍犁——煎茶镇新场村望海小学（先前的桂花小学）上下课的铃声是木棒敲打铍犁的声音——我总会想到吆着牛在地里犁地的爸爸。周老师先前也是农民，当过农民的周老师教书教得这么好为什么就没有转正呢？

这话让在场的所有人揪心！

杨丽，周明道教得最长的一个学生，从学前班一直教到六年级。

杨丽跟我讲周老师给他们上语文、数学、音乐、体育，还上毛笔字课。讲着讲着，就流泪。

课堂上，周老师手拿课本，借助教室房顶“天窗”透下来的光——这儿停电是常有的事——给学生们上课。教室里的长条板凳是周老师同附近的村民想方设法弄来的，高一些的用来当桌子，矮的就做了椅子。

下雨天，破旧的房顶透着风也漏着雨，从房顶漏下来的雨水将师生们浇成落汤鸡是常有的事。

起风时，山风呼叫着，扑打在教室墙壁上，将糊在手指头宽窄的墙壁缝的旧课本纸刮得噗噗作响……

终于走进了教室。

坐在这样的教室，不用听课，心灵就被一种东西给震慑住了。

其实，在没走进教室前，我就被震慑住了。教室旁边那块多边形的长满了荒草的杂草地，草地边上是用石头垒起的乒乓球台桌……台桌边的水泥墙壁上嵌着用瓷砖拼凑的世界地图！——学校唯一奢侈铺排的东西——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怎么也不会把偌大的“世界”同中国最贫困的山地省的区一区一村小联系在一起。“世界”与“村小”，如此大的反差场景同时在一地出现恐怕只有在神奇的魔幻世界中才会有！

刚刚下了一场雨，雨水混淆了“世界”的“大洲”和“大洋”的边界，但世界地图旁边“放眼世界”几个鲜红的大字却像一束电焊弧光强烈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待情绪稍为平静后，我继续跟身旁的杨丽打听周老师上课的事。

“周老师平时是怎么给你们上课的？”我说。

杨丽歪着头看我：“就是专心地仔细地教我们呀。”

“早上从几点钟开始上课呀？”

“七点半。”

“下午呢，下午从几点到几点？”

“从两点到四点半。”

“一整天的课都是周老师一个人上吗？”

“是。”她说。

我们班男生杨旭林，他家妈因难产而死，他家爸在他两岁时生病去世，杨旭林从小与他家姐和年迈的爷爷一起过日子。他家姐十五岁辍学后，就一直在广东打工。2011年冬月，杨旭林家爷爷去世。如今，他家就只剩下十二岁的杨旭林了。

——杨丽领我去周老师家的路上，跟我讲起班上同学杨旭林与青岛支教团的哥哥姐姐的故事——

2011年寒假的一天，青岛海洋支教团的几个老师，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去杨旭林家看他。他们见到杨旭林时都不敢相信他是六年级的学生，那么小点点个、干瘦干瘦的。老师们问杨旭林的生活情况，他就哭了。你问我他为什么要哭这我就不晓得了，好像是他家爷爷生病后，家里的活就是杨旭林一个人在干了，又要洗衣服，又要做饭。我听说有老师要帮他找一个条件好一些的家庭但杨旭林不干，说是他家再穷也要待在家里哪儿都不去。

“要是你呢，你会怎样？”我试探着问杨丽。

“我觉得杨旭林好有骨气。”身旁的杨丽抬头看我一眼，“要是我也会这样做的。”

支教团老师离开那天，我们班上的几个男生一大早便上山抓蛇去了。你问抓蛇搞哪样？招待支教团的老师呀。我们这儿穷，拿不出哪样东西招待客人，上山抓蛇是最好的招待。

“上山抓蛇？就不怕被蛇咬伤吗？”

“没得事，多数情况下不会被蛇咬，顶多被杂草划伤手臂。”

“那——抓到蛇了吗？”

“抓到了一条。”杨丽说，“几个男生拎着打死的蛇从山上下来站在支教团老师面前时，老师们都吓坏了。”

听着杨丽讲班上男生上山抓蛇招待青岛海洋支教团的小老师，我的耳边响起一首在网上流传的《乡下孩子》的歌曲：

曾是妈妈怀里唱歌的黄鹂 / 曾是爸爸背上盛开的野菊…… / 挖一篮野

菜，撑圆了小猪的肚皮 / 逮一串小鱼，乐坏了馋嘴的猫咪 / 哦，乡下孩子 / 生在阳光下 / 长在旷野里

与那些在田野中挖野菜，下河沟逮小鱼的乡下孩子们比，贵州山区这些上山抓蛇的孩子更为野性，也更为纯朴可爱。

“这是他的本子，还有这个。”在周明道家里，周老师的妻子找出两个旧笔记本给我看。一本是生物课笔记，讲的生物细胞；另一本是物理备课本，上头记着光的基础知识。往后看，本子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粉笔：耕耘中磨灭自己纯洁的身躯，理想的种子播进了青年的田埂（应为“心田”）——“田埂”一词叫人联想起那块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锈迹斑斑的铧犁。

另外一个小本子上记着一些药方，有治支气管炎的，有治哮喘、咳嗽用的。无论是备课笔记，还是记药方的小本子，都记得非常认真，一笔一画，一丝不苟，像学习认真、成绩好的学生的作业本。

备课本，记载药方的笔记，这些遗物，叫人再次想起那则比喻：蜡烛，不，还有火把。周明道既是一支照亮了乡村孩子的蜡烛，又是一束温暖了患病村民们的火把。他照亮和温暖了他人，烤焦了家人——教书二十一年，却没有给孩子和妻子留下任何财产——最后烧掉了自己。

面前的备课本和记载着药方的笔记，在我眼前幻化成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锈迹斑斑的铧犁……将悬置不用之物挂上草房横梁代替上课铃声是一种创造，还是别有一番深意？巧用铧犁的人的苦心局外人很难得知。但有一点似可推测：代课的周明道用挂在横梁上的铧犁向世人表明了自己农民的身份。

周明道妻子说，当代课老师前，她家老汉是村子里犁耙抄田的好手。春夏季节，地里的活最多的就是犁田。他早上扛着犁头出门，晚上披着星星回家，来去都打光脚板，一路踩得石板咚咚响。歇工后，顾不得洗脚，先扯一把禾秆或茅草洗犁头，再洗脚。田里、土里，大老远就能听见他短促有力的

“嘿嘿”的赶牛声……自从当了代课老师，这犁头就没用了，就捡起来了，搁在灶房的一个角落。有一天，他突然又把犁头找出来，说是另有用处，哪晓得，用来敲响课堂上的钟声了。

在这儿，锈迹斑斑的铧犁既代表着他的过去，也向所有人，主要是那些掌握着自己命运的人默认了自己不可改变的宿命身份？

“去世前，他去德江检查，照了胸片，没得到印证，分析不出是得了哪样病。在医院输了一千多块钱的液，还是没治好。后来知道了，是心脏病发作死的。3月25日那天哈，很晚了，十二点过了，我还在洗衣服。多年来，我一直要洗那么多衣服。”周明道的妻子，跟我讲述着丈夫去世前几天的事。洗完睡下没多久，他就醒了。他说他身上骨头软得很，他要休息一下。她说再睡一会儿嘛，天还没亮呢。他就又去睡。睡到等她天亮起床，一听没有动静，她慌了，赶忙喊他开开灯哈。开灯后，看他就不对头了。她说你怎么了？连一点都不动弹。她就这个喊，一喊姑娘就惊动了。姑娘说，妈，爸爸怎么了？她说快点呀，你爸怕是不行了，你快点起来噻！姑娘睡在楼上，一个翻身爬起，梭下楼（当地方言）来，跟她一起，扶起她爸，往德江镇医院送。

哪里就好得了哦，他这个人，你拿他都没得办法，人在医院里头，心头还想着他的学生。在德江输液时，输到还有一小点，像这点哈（她用大拇指掐着第一节食指），就一小点，他都等不大起。

“马上要七点钟了哈。”他说，“三点钟就开始输，输到现在，真急死个人！”

她说就这丁点了，你命都不要哈？你这丁点输完再去噻。迟点就迟点嘛，要不，就回家放假这一天哈。

他听了这话，拿眼睛凶她：“你当你是哪个，你说放假就放假哈？”

她拗他不过，只好顺了他。他就这样，一边输液，一边坚持给学生娃儿上课，上了一个月，是得心脏病死的。讲到这里，她声音哽咽，好半天了，再没说话。

“死的时候，他全身浮肿，好造孽哟。”过了好久，她又说。

周明道去世后，望海小学的六十多名大大小小学生，村子里的父老乡亲，围在周老师的遗体前痛哭不止。

遗体入殓，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延。

两个汉子抬起遗体，慢慢走向停放着的棺木。

马上就要入殓了，先前淅淅沥沥的雨水，突然下得猛了，像是在为人殓者哭泣！受此感染，参加追悼会的人们放大了哭声。悲痛的哭声掺和着生猛的雨声，哗哗啦啦的，像是要把整个天地给洗涤一遍！

遗体装进棺材，雨水开始变得小些了，悼念者们却没有因此停止哭泣。默默持续着的泪水，长时间地在人们的脸上流淌，与房檐上滴答滴答的雨水交融在一起，汇入周边的大小河沟，流进望海小学孩子们的心田……

巨大的悲恸中，孩子们心目中的“大海”——尊敬的周明道老师——越来越远了……

时候到了，几个壮汉矮下身子，发一声喊，合力将棺材抬离地面，就在这一刻，奇迹发生了！围着棺材的学生，好几个冲上前去，死死攥着拴棺材的绳子不许抬上山。抬棺材的壮汉们稍微迟疑一会儿，然后咬牙，使劲，硬抬着往前走。随着棺材的前移，攥着绳子的手慢慢松开了，可有一双手，任凭你怎么抬就是不松，非但不松，还比先前攥得更紧——六年级学生杨丽，不只两只手吊着绳子，还把整个身子也压了上去，两只脚板呢，死死蹭着地面，蹭了好长一截路！

周明道终于下葬了。

村里人遵照他的遗愿将他葬在了村口的山坡上。

站在村口山坡上，望得见那条通往外面世界的小路。周老师生前多次对人说过，他要让一茬又一茬的学生沿着这条山路走出大山……

……“好人啊，在眼下这个世道难得找的好人哟。”熟悉周明道，两家隔得又近，中间还有些亲戚关系的村小老师张太芬谈起他，一个劲地唏嘘感慨。一人教四个年级五个班，一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加学前

班，一共六十几个学生。那个学校——开始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学校，说实在的，有了周老师，才在一个学生家的堂屋里教书，才慢慢成了一个学校。

望海小学的校名，是青岛海洋大学支教团学生给取的。他们一心要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希望他们走出大山、看到大海，于是将桂花小学改名叫望海小学。但它至今不能叫学校，别说操场了，连一间稍微像样点的教室也没有，只有勉强安放得下桌椅板凳的简陋破败的屋子。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周老师教的学生有很多后来考取了大学。可以说，他是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学校，奉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还奉献给了桂花村的村民，他为好多村民治过病。可他呢，每个月的工资却只有一点点。你比如说吧，在没有实行“两免一补”（即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没有实行教育公用经费下拨前，他教一个学生，一个学期还可以收几十块钱，还有四五斤大米。但是自从那个教育经费下拨后，学校不准收钱了，这个公用经费拨下来又不准用于教师福利，不准用于教师工资。据村民讲，周老师的工资啊，有一个学期，什么都除尽后，拿到手头的只有五百块钱，平均一个月一百多块钱。平常呢，一个月就二百多元。钱虽然很少，可周老师从来没有因为待遇差离开过学校，离开过他的学生。噢对了，有过一次，很短，十多天吧，离开十多天，马上又回来了。

2009年暑假，周老师的两个孩子，一个在煎茶中学读初中，一个读高中，花费比较大，周老师的工资又太少，实在难以支付家庭的日常开支。这时，德江县城一所学校的负责人跑来邀请周老师（因为周明道在当地上课很出名）去德江那所学校讲课。待遇嘛，比在望海小学好得多。考虑到家庭经济确实难过，考虑到妻子的艰辛，也考虑到自己转正无望，周老师就去那里上课了。人虽然去了那里，可他的心还在望海小学几十名娃儿身上。他在那边教了十多天，可心头却一直记挂着这边。当然喽，还有另外的原因。一次，班上那个衣着光鲜、家里头有钱的学生，在上课时大声讲话。周老师几次叫他不要讲。周老师一转背，那孩子又讲了起来。这回像是说了一句搞笑的话，课堂上一片起哄。

他生气了，叫那孩子站起来。

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学生斜着肩膀，挑衅性地看他。

他直视着面前这双稚气却明显掺杂着些许污秽的眼睛，心头明显痛了一下。他压抑住火气，让对方再说一遍。

“说就说！”那学生歪咧着嘴，“可乐？你喝过可乐吗？”

“你说什么？”他说。

“没听说吧，那肯定没喝过了。”那孩子更加得意，“连可口可乐都没喝过的人，还教我们？”

他气坏了。他跟邀请他的学校负责人说，他水平低教不了这样的孩子。

负责人找来那个学生，狠狠凶了一顿。

隔日，他发觉那孩子用一种仇视的眼光看他。与这样的目光对视，他的心头突然生出一种既担忧又愧得慌的感觉：为孩子父母的娇惯担忧，为自己没有教好这样的学生惭愧。

他决意要回到他的乡村学校去了。他找校方负责人表明了态度。对方只好答应。答应后，又说你什么时候想转来，我这儿随时都欢迎你。

他收拾好东西，立马往回赶。

快要走到望海小学时，他跑起来了，心跳也剧烈起来：有十多天了，他没有见到这些闭上眼睛也能辨认得出来的孩子了呀！

快要进村子时，远远地，他停了下来，他看见，全校的学生，孩子们的家长，齐扑扑地站在村口欢迎他的归来！他流泪了。他咬着嘴唇对自己发狠：再也不走了，不管什么样的学校来聘，不管人家给他多高的待遇，都不走，一辈子不离开这所学校！

随着周老师的归来，停歇了十来天的上课铃声——挂在草房横梁上的锈迹斑斑的铎犁——重新敲响，村民的堂屋里重新传出了琅琅的读书声。

周老师手握书本，走向孩子们，声音依旧，风采依旧，精气神呢，似乎就不那么依旧了。

渐渐，家人们发现，上完课回到家的周明道，精神较过去似乎容易疲惫